



1872年8月11日,首批留美幼童合影

1828年11月的一天,广东香山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户的家中有一个男孩降生。他的父母不会想到,这个生于贫苦农家的孩子,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。这个孩子就是容闳。1835年容闳随父亲前往澳门入读马礼逊学校,这是一所教会学校,容闳的父亲之所以让其在这里读书,主要还是因为学校学费、食宿全免,另外离家很近。

1846年马礼逊学校的布朗校长回国,并将他最优秀的学生——容闳带到了美国。容闳先入读预备学校,然后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,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位耶鲁留学生。这个黄皮肤、黑眼睛的中国少年,很快便适应了耶鲁的学习环境,但尽管他身在美国,心却一直惦念着万里之外的祖国,还产生了“以西方之文明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的想法。想要实现这个愿望,容闳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以他为蓝本,让更多的孩子出国留学。容闳也就是从此刻开始为这个目标努力。

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,获得文学学士学位。归心似箭的容闳拒绝了美国的高薪工作,马上踏上归程,他要用自己所学改变这个东方古国的落后面貌。然而,当他回到国内时才发现,他的想法有些天真。当时的大清仍然靠科举入仕,

中国留美幼童始于天津

张希

尽管容闳毕业于世界名校,但根本无人问津。他别说实现自己的抱负,找个工

作都难。他只好在使馆和欧美企业中工作,刚回国的一段时间,容闳频繁更换工作,不是考虑收入和个人前途,而是在为自己心中那个目标而努力。他一度前往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,希望借这个特殊政权实现他的教育改革计划,但最终的结果令他失望,干王洪仁玕明确表示他可以给容闳高官,但是容闳的计划无法在这里实现。

离开天京的容闳对太平天国彻底失去了信心,正在他迷惘之际,却意外收到了来自曾国藩的邀请。对于容闳,曾国藩早有了解,此次他为创立安庆机器局招揽人才,首先想到的就是容闳。容闳觉得曾国藩的邀请有助于自己计划的实现,遂欣然前往,他也由此

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。容闳视野开阔,敢于谏言,颇得曾国藩赏识。经曾国藩保奏,容闳被任命为候补同知到江苏巡抚衙任职,在这里他结识了曾国藩的另一位重要幕僚丁日昌,二人一见如故,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容闳将自己的留学生计划和盘托出,希望丁能代为转奏。从1868年至1870年,容闳多次要求丁日昌向曾国藩说明此事,然而谄熟官场陈规的丁日昌,却让容闳不要操之过急,耐心等待时机。

时机真的来了,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,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处理此事,同时清廷调派已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陪同前往,丁日昌推荐容闳担任翻译。处理天津教案结束之后,丁日昌便向曾国藩和其他在津的朝廷要员提及容闳的计划。曾国藩最终决定,与李鸿章、丁日昌等一众大臣联名上奏此事。1870年冬,清廷正式批准了幼童出洋留学计划,“幼童

出洋肄业局”随之正式成立,设委员两人,丁日昌推荐的刑部主事陈兰彬担任委员,容闳为副委员。曾国藩、丁日昌离开天津的转天,陈兰彬特意来天津与容闳见了面。

1872年经过一年多国内学习准备后,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三十人在容闳的带领下,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。从1854年到1872年,容闳十八年的努力,目标终于实现。之后数年间,清廷又相继派出第二、第三批,留美幼童总人数达到120人。在他们之中走出了詹天佑、梁敦彦、唐绍仪等一批杰出人物。

容闳的西学东渐教育改革计划,为当时故步自封的腐朽帝国,打开了一扇观察外面世界的窗。这扇窗户虽不算宽大,但足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对教育兴国思想的一次有益探索,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,而促成此事的难得历史机遇恰巧发生在天津。

防汛备土牛

吴裕成

过去海河流域多水患。为备汛期抢险之需,沿河险段积土成堆,称为“土牛”。一旦河水浸口,方便取土堵塞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吕耀斗署理天津道,春季即筹划夏秋度汛,下令催办土牛,有备无患。人们称赞这是保卫民生的举措。

沿河堤坝上堆土,以备防洪,自古即是一项河工。堆土称“牛”,在于外形相似,兼借传统文化的说辞。汉代人讲究腊月出土牛以送寒气,后来衍生出土牛鞭春的风俗。土牛有备无患。人们称赞这是保卫民生的举措。

又有铁牛镇水之说,江河岸边置铁牛,心理上感觉是多了一道防洪的保险。古人借五行学说解释铁牛,说是蛟龙属木,牛以铁铸,铁属金,金克木;铸铁取牛形,牛属土,土克水。堆土防洪,土牛之称显然与铁牛镇水理念出于同门,给“水来土掩”的常识裹上玄妙想象的包装,也是为河流平顺讨一个吉利的口彩。

吕耀斗于道光三十年(1850)中进士,年时22岁。40多年里仕途蹭蹬,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多年,是著名翻译家严复的上司。

天津炮台

曲振明

天津三宗宝中的炮台,并非特指大沽炮台,而是环城所建的七座炮台,即清代天津八景中的“七台环向”。天津诗人樊彬《津门小令》云:“津门好,名胜共谁探。绕过台形星聚七,抱城河势水分三,锁钥控畿南。”其中“绕过台形星聚七”就是指城外的七座炮台。

明末清初,天津卫的防御“以控扼蓟、辽为要”,据《新校天津卫志》记载:“明朝崇祯十二年(1639),城外拨民地建炮台七座,令总兵赵良栋每日各台拨兵10名,昼夜

防守。”明末设的七个炮台具体位置,《天津府志》记载为海光寺西、冯(马)家口、三岔河口北、窑洼、海河南岸西沽、河北邵公庄、双忠庙。随着海防的加强,天津的防御转为“以控扼海氛,屏障京畿为要”,大沽炮台变得尤为重要。道光年间七个炮台,由于“升平时节闲无用”,导致“断壁残基长绿苔”。后来,李鸿章重建了三岔河口炮台即水师营炮台(俗称黑炮台),兴建河东北武备学堂的河东炮台。1900年,八国联军侵占天津,拆毁了所有炮台。

举联抗议

章用秀

刘道原(1842—1921),天津葛沽人,居城东粮店后街。自幼饱读诗书,精通经史,文笔流畅,善于诗词,工于书法,尤写唐隶。常以书信送于商家、富户,用其所得救济穷人,自谓“天津善人”,人称“文人乞丐”“文混混儿”。

清宣统年间,天津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事。直隶省南皮县有个叫张绍庭的穷苦人,因生活所迫来天津拉“胶皮”(人力车)谋生。两年多省吃俭用,略有结余,便接其妻携立姑、春姑两个女儿来天津共谋生计,不幸被一个叫戴富有的地痞无赖用骗婚

的手段,拟将两个姑娘强行卖入妓院。张绍庭上告到直隶高等审判厅。世道黑暗,主审的推事(法官)受贿,有意错断了此案。立姑、春姑性格刚毅,以死抗暴,双双服毒身亡。

此事传到刘道原的耳朵里,刘义愤填膺,当即写了一副对联:“直隶高等审判厅伤天害理;南皮张氏双烈女杀身成仁。”在天津人为“双女”出殡时,刘道原亲自将此联举出来表示抗议。因此事引发了天津人民对当局的不满情绪,警署唯恐事态扩大,又得知被害者与清末重臣张之洞同族,担心对上不好交代,便将二女葬于西门外的烈女墓中,并立碑一座。立碑那天又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。

●老城里的童趣

独轮车

张建文并摄

图中的小学生当年学骑独轮车已经三年了。家长也是突发奇想,手工改制了这辆独轮车。恐怕他们也没想到,自己的孩子一骑就是几年。他那自信的神态,矫健的身姿,令胡同里的大人小孩羡慕不已。那时,骑独轮车多是在舞台上,由杂技演

员骑着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,现实生活中实属少见。不过,住在大杂院里的居民总会有几个能工巧匠,比如有会攒电视的,会攒自行车的,有会打家具的,会打烟筒的,有会理发的,会做衣服……他们别出心裁地鼓捣出独轮车,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

●津门馆忆之广智馆寻纪

“老乡亲”献艺筹款

方博

1929年6月22日、23日,孙菊仙在春和大戏院连演两天,为广智馆扩建筹款。当时的报道称:“(孙菊仙)今年已九十(虚岁),久未登场。而吾国近百年来之沧桑陈迹,殆尽在此老眼底。以故此次出演,一般社会咸以惊奇之心理,与推崇之观念,极表欢迎。计演两晚一日,座客颇极一时之盛。”

22日晚,开场是花衫与丑角的玩笑戏《一匹布》,接着是专学孙菊仙的王竹生唱《雍凉关》,颇得神似。下面是袁寒云客串《一捧雪》,刘叔度与胡碧兰的《芦花河》。最后的压轴戏,是老乡亲孙菊仙的《审头刺汤》。

“(孙菊仙)扮陆炳。一

出帘,全场彩声雷动。刚出台时,略需人扶持,然其豪迈气概,依然如昔。第一句开口念引子‘一片丹心’句,台下又彩声轰然。审头时,说白爽健,神态老当,回异时流。第二场出台,唱摇板‘号炮一声人头落,劝人莫要犯萧何’两句,声腔极浑厚朴实,对雪雁说‘汤老爷为人忠厚,公正无私……小心侍候’句,念至‘侍’字,随以手启扇,露一‘刺’字,其念作均非常精警。”“将下场时,又在台上当众演说,略谓诸君又看戏,又捐钱,实为一举两得云云。”对于演说的内容,报纸上并未过多交代。对此,戴玉璞曾回忆过:“他在剧中唱念当中,突

然停止了锣鼓,摘下了髯口,向观众发表演说,说明‘今天是帮助林先生给广智馆筹款。广智馆是个好地方,里边陈列许多好东西,大家看了增广知识。他们夏天送暑药,冬天舍棉衣,大家多多捐款,功德无量’等语,说完了接着开演,实属别开生面的创举,一时传为佳话。”

更有意思的是,《审头刺汤》演完后,有观众们开始离席。这时台上写出提示“老乡亲准备接演《雪杯圆》字样”。孙菊仙二次登台,“步履益形轻健,唱‘一日离家’一段二簧原板,句句皆有特殊声腔,而格调无不异常高古。‘好似孤雁落寒林’句,唱来非常简练,而自然苍劲有致。其后‘一见坟台好伤心’一句倒板,尤为响遏行云之概。”

对于孙菊仙当晚的演出,《大公报》评价:“老乡亲

在吾国旧剧界实为一怪杰,其对于一切唱作规例,神而明之,均出以迈往不羁之姿态。其大气磅礴,绝不沾沾自喜,亦为俗伶所难能。至其行年九十阔步登台,一夜兼演双出,慨然表示其不服老之精神,尤应为世人所佩仰。就此点立论,‘老乡亲’虽老,而彼自身不自承其老,则‘老乡亲’固自不老也。”

三个月之后的9月8日,孙菊仙又在南马路学界俱乐部为广智馆第二次筹募建筑经费。当场上演《骂王朗》《八大锤》。

据《广智星期报》报道:6月22日、23日春和大戏院演出,收入实得277.5元;9月8日第二次义务戏,白天售票239张,晚间售票253张,共计售票492张。募捐筹款的方式各有不同,能把捐款活动搞成一场大联欢,这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绝无仅有的。

